



红军长征的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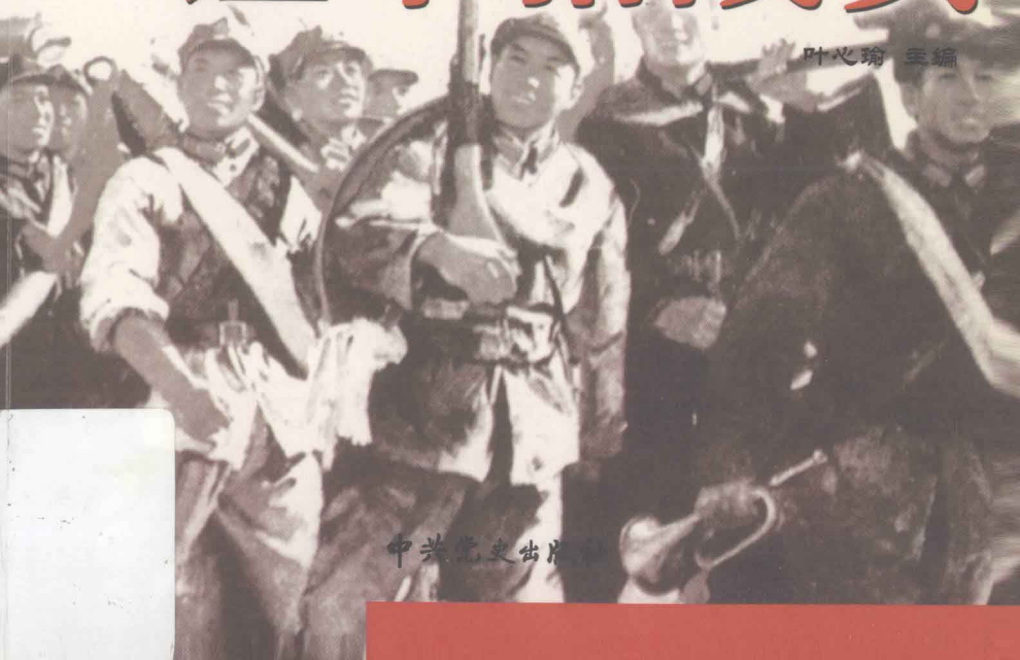


长征中的

之三

红军指战员

叶心瑜 主编



中共党史出版社

《红军长征的故事》之三

长征中的红军指战员

余立昕 著

中共党史出版社

2004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军长征的故事/叶心瑜主编. —北京:中共党史出版社, 1996.9
(2004.6 再版)

ISBN 7-80136-009-5

I. 红… II. 叶… III. ①故事-中国-当代②二万五千里长征
(1934—1936)-史料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12960 号

长征中的红军指战员

主编:叶心瑜

出版发行:中共党史出版社

通讯处:北京 8796 信箱 邮编:100080

地址: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18 层

电话:(010)82517235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印 刷:唐山新苑印务有限公司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7.25 印张 400 千字

199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

2004 年 6 月北京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136-009-5/K·8

定 价:150.40 元(全 8 册) 单册定价:18.80 元

目 录

鱼水情深	1
湘江三昼夜	19
为了胜利,必须整编	41
神出鬼没的实干家	63
令敌人丧胆的红五团	83
遵守党的政策的模范	105
真金不怕火炼	125
战胜死神的强者	149
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	169

目

录

漫长的“军装梦”	189
一口铜锅	205
再版后记	223

鱼水情深





掉队，对于一位军人来说，是一个多么不幸的字眼，尤其在变化莫测的战争条件下，它简直就是痛苦、磨难、甚至死亡的同义词。

然而，红军战士袁以辉、李貽玉、叶德胜在长征途中短暂的因病掉队，由于得到了老百姓的关心、照顾，却是一次幸运、温暖的美好经历。

红军从瑞金出发的第三天，袁以辉、李貽玉、叶德胜3个病号就掉队了。眼睁睁地看见部队走没了影子，那个滋味是要多着急有多着急。没办法，他们只好互相

鱼水情深



我军战士们在帮助群众推碾子



长征中的红军指战员



搀扶着，迈着踉跄的步子往西追赶部队。一路上头昏脑涨，脚重如铅，本来半天就能到达九堡镇，却走了整整一天。

黑漆漆的夜色笼罩着九堡。这个小镇往日里人烟稠密，热闹繁荣，现在却变得冷冷清清，一派凄凉景象。袁以辉心里一阵难过，他知道，随着红军撤退，好多老百姓都疏散到山里去了。

多数人家都是门窗紧闭，没有灯火，看样子是没有人住了。以前随部队行军作战，他们不知多少次露宿街头，从来不去打扰老百姓。可是眼下病成这个样子，怎



红军的胜利



么能在秋夜里的户外渡过这一晚上呢？思来想去，他们只得走到一家门口轻轻地叩门。过了一会儿，一个老妈妈打开半扇门，惊疑地上下打量着这三位不速之客。终于，她看清了来人帽子上的红星，立刻笑逐颜开地说：“啊呀，是红军同志！快，快进屋里坐。”

屋里点着一盏油灯，四下里显得空荡荡的。袁以辉问道：“老妈妈，家里有几口人哪？”老妈妈长叹一声说：“我两个儿子都当红军去了。前天，啊，大前天了，都跟大部队往西去了。我那老头子和大媳

鱼水情深



我军战士们在帮助群众推碾子



长征中的红军指战员



妇挑着东西往山里亲戚家去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老人家想起了这几天一直转悠在脑子里的一个疑问：“唉，红军同志，苏区这么多红军和老百姓，还打不赢反动派？”

一句话，触动了袁以辉的心事，他痛苦地回忆起那天部队出发时的情景：成百上千的苏区老百姓，流着眼泪对战士们说：

“你们连机器都搬走了，就不要苏区了吗？”

“你们能搬走东西，我的耕牛、房子



红军的胜利



和孩子怎么搬得走呢？”

“过去红军打仗是为老百姓，现在要远走高飞，就不要老百姓了吗？”

当时，他们无言以对，现在，面对这位两名红军战士的母亲，袁以辉很想解释点什么：“老妈妈，我们……”话刚出口，又说不下去了。是呀，前四次反“围剿”都打赢了，为什么第五次就打不赢呢？这不正是自己想不通的问题吗？

袁以辉回答不了老人家，便引开话题说：“老妈妈，我们三个人因病掉队了，今晚想在您家住一晚。”

鱼水情深



我军战士们在帮助群众推碾子



“啊呀，瞧我这个老懵懂，只顾说话。看你们一个个脸黄手肿的，是什么病呀？”老妈妈说着，又从头到脚看了他们一遍。当她得知他们是“打摆子”（疟疾）时，便连声安慰他们说：“不要紧，在我家住下吧，我还有个能治这种病的土药方子哩。”

这些天就是因为缺药，得了病没法治，他们才掉队的。一听这话，顿时喜出望外，赶紧问老妈妈是什么药方。

“吃个狗崽，包你们好！”老妈妈的语气十分肯定。看来她准是有把握。



红军的胜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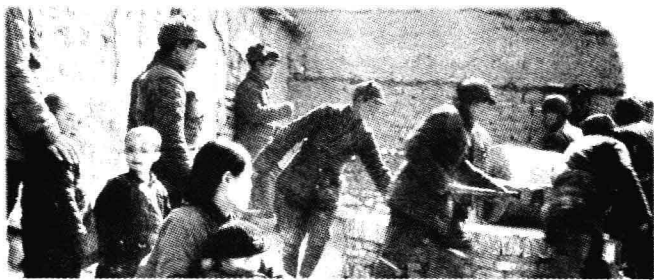


“吃狗崽？”袁以辉等人面面相觑，不约而同地摸摸自己的口袋。因为他们每个人身上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钱，买几个鸡蛋或买几盒烟倒差不多，买一条狗那可是想都没想过的事。如果钱不够而买人家的东西，那不就违犯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吗？

老妈妈见他们迟疑不决的样子，便说：“唔，不相信？放心吧，这法子准灵。”

“老妈妈，你们这里的狗崽多少钱一斤？”袁以辉小心翼翼地问。

鱼水情深



我军战士们在帮助群众推碾子



“什么多少钱一斤。我家里有能吃的，你们尽管吃，不吃，难道还留给白狗子吃！”

老妈妈说着便向里屋唤了几声。登时，一条模样可爱的小黄狗摇头摆尾地跑了出来，先向他们几个“汪汪”地吠了几声，然后就躲在老妈妈身后摇着尾巴打起了转转。

“红军同志，你们哪个会宰狗？动手吧。”老妈妈又说话了。

“这、这小狗，还是留着陪您作伴吧……”看着这空荡荡的屋子，又想想老



红军的胜利



妈妈眼下孤零零一个人生活，他们实在是于心不忍。

“唉，庄户人家，哪有那么多讲究。”老妈妈顺手抱过小黄狗，实心实意地说：“再说，治病要紧呐。”

看来是无法拒绝老人家的心意了。袁以辉把嘴巴凑在李贻玉和叶德胜耳边告诉他俩，自己身上还有两个银毫子和10来个铜板。他俩也说还有点钱。他们商定明早临走时把钱留给老妈妈。然后就把小狗崽杀了。

狗肉煮好了，满屋都飘着香味。他们

鱼水情深



我军战士们在帮助群众推碾子



虽然早已饥肠辘辘，但因病中身体虚弱，吃了一半多便吃不下去了。热心的老妈妈一边说要多吃点才见效，一边拿勺子往他们碗里添。最后，看着他们连汤都喝光了，才高高兴兴地去洗了碗筷。

饱餐一顿，他们又跟老妈妈聊了一会儿便睡觉了。半夜，李贻玉叫醒袁以辉，高兴地说：“班长，我出了一身汗，觉得轻松多了。吃了狗崽真见效啊。”

这些天来，袁以辉第一次见李贻玉这么高兴。他摸摸自己的身体，汗涔涔的，头脑也觉得清醒多了。他兴奋地说：“我



红军的胜利